

# 在AA学建筑

STUDY ARCHITECTURE  
AT 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刘延川 | 编 AA中国同学会 | 著

## 在AA学建筑

刘延川 | 编

AA中国同学会 | 著

中国电力出版社

■ 论规模，AA是个小学校，论名声，AA是个大学校。当代许多名师出自那里，当下最新的实验思潮源自那里。于是越来越多的建筑学子在关注它，走进它。于是越来越多的毕业生把从那里学到的东西融入自己的建筑创作。我想这对于中国建筑的创新发展大有裨益。

——崔愷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总建筑师

■ 建筑学在近二十年中发生了质的飞跃，无论在建筑理论还是建筑实践上都呈现出空前的繁荣，这其中不乏AA人的足迹。这本书通过多个侧面，为我们全方位地展示了AA的创新理念、教学模式、学习环境以及生活细节，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全息的AA场景。在这里让我们感动的不仅是AA的创新思维，更让我们感动的是AA的学子怀揣职业梦想、发奋努力的学习态度。

——邵韦平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执行总建筑师

■ 到达目标的路径有很多，AA让许多热爱建筑的学子最终实现了梦想，其中的奥秘何在？让我们通过这本书走进AA去看吧。

——汪孝安 现代设计集团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总建筑师

■ 当建筑学的教程变得更加全球化时，一个学校如何用特殊的课程来独树一帜，就变得十分关键。AA School是这种竞争中的佼佼者。它的课程至少训练出了一批影响和决定当代设计的建筑师，并且在今天的学术地平上依然占据着一个制高点。限于机会的数量，这种课程对于广大的莘莘学子而言，只是一个神话。这本书，尤其是作为一本中文书，把这个神话的面纱揭开给大众，既带来了机会，也带来了危险。机会在于象牙之塔的理论有了被群众掌握的可能，危险在于某种意义上的“异端邪说”也有了掌握群众的可能。无论如何，这些可能带给读者的不管是激情还是骚动和迷惘，都是种阅读的快乐。

——王辉 都市实践 主持建筑师

■ 在美国读书时，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位AA来的老师，Rodney Place。也是因为他，我也差点儿去了AA；后来由于经济原因，留在了美国。通过Place先生，我多少也算受了些AA式的教育。我至今很感激他和AA。

——张永和 非常建筑主持建筑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建筑系教授 前系主任

■ 这本书从策划、编排到出版，都是由AA的毕业生自发组织并完成的，这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AA教学中所提倡的独立自主的精神；而其内容以聊天的方式，在批判、讨论、争辩、畅所欲言中进行，这更是体现了AA开放、包容的学术氛围。从这本书，我们看到了一个更为鲜活的AA。

——吕品晶 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 院长

■ 虽然AA School特殊的教学方式并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我们却能够从这本书中了解到一个年轻的群体对建筑设计和建筑教育本质的思考。我相信这些思考将给我们的建筑教育带来积极推动作用。

——张颀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院长

■ 我认识AA始于从那里毕业的几位中国人，先是刘延川，再是徐丰、李华、佟晓威，还有刘东云。这些人原先毕业于中国不同的大学，在AA学习多为两年，最长也不过七年。而在此之前，他们在中国学习的时间都超过20年。我时常诧异于AA这个只有一栋房子的小学校有什么魔力，使这些人用这么短的时间，可以超越不同的成长和教育背景，确立通过设计寻找自然秩序的坚定信念。这本新书也许可以给予我们答案。

——刘克成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院长

ISBN 978-7-5123-1765-9



9 787512 317659 >

定价：58.00元

► 上架建议：建筑 / 建筑文化

中国电力出版社  
CHINA ELECTRIC POWER PRESS

**刘延川:** 你在AA Diploma School<sup>①</sup>读书的时候, 两年都在Dip14<sup>②</sup>, 什么原因让你决定不换unit<sup>③</sup>? 能不能简单说说那两年跟着希若 (Ciro Najle) 都做了些什么?

**Kevin Lim:** 我四年级做的项目是曼谷的轻轨转换站, 五年级做巴西的贫民窟 (favela) 住宅设计。在Diploma School第一年的学习比较困难, 因为那是我开始转变设计思想的一年, 但我学到了东西, 而且希若挺喜欢我那一年的设计, 所以学年结束的时候他就曾经问我要不要在Dip14接着读五年级。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真正开始考虑这件事, 所以没有立刻回答。到了新学期开学的时候我看到他的大纲, 觉得还是应该继续跟着他学, 就去找希若聊这件事, 他也很高兴我继续在Dip14学习, 所以后来面试的时候, 气氛很轻松, 我还跟他聊天、开玩笑, 讨论那年的议题 (unit agenda)。

**刘延川:** 因为跟过他一年, 所以第二年应该感觉容易了一些, 是吧?

**Kevin Lim:** 也不能这么说。这两年可能有一些相似之处, 但是过程和议题其实非常不同。五年级主要是研究一些材料的特性和材料之间的关系, 比如我们研究砖的材料特性, 以及使用这种材料、发挥它的特性的可能性。在这个过程中, 除了要考虑砖和砖的关系, 还要考虑砖和砂浆的关系; 我们也研究材料的参数 (parameter)。每种材料都有自己的特性, 比如某种特定组合方式下, 砖悬挑出来的数值是有一定范围的, 这些数值就可以理解为参数。

希若的unit专注研究都市尺度上的设计, 但是第四年和第五年的切入点很不一样。我第四年是从大尺度入手一步步推进到小尺度, 但是第五年的时候是从小尺度推广到大尺度。我觉得第五年的时候希若好像开始进入不同的领域, 虽然现在看来当时他并没有找到一个确定的方向, 但他在试着发现新东西, 我们也在试着发现新东西, 那个过程很有趣, 也很有挑战性。

**刘延川:** 能具体谈一谈这两年的项目是怎么做的吗? 先说说第四年的项目吧。

**Kevin Lim:** 我们unit的习惯是从研究开始一个项目。四年级开始的时候, 我研究步行距离、日常活动、地铁转换站的位置和分布、曼谷当地的交通工具, 包括电单车、嘟嘟车和摩托车的特点, 研究这些交通工具的转弯半径。到了方案阶段, 还要考虑结构的布置, 比如开始把荷载最大的部分放在下面, 后来发现一种比较可行的拱形结构体系, 就把原来的空间关系翻过来了。这些都是从比较大的方面来做的, 但是做到这一步后遇到了瓶颈, 很难推进到下一阶段, 这时候, 我和希若讨论过后开始进行小尺度研究, 然后我开始研究街上的小摊小贩, 从这些方面得到启发, 提出不同的策略 (strategy)。我觉得地铁站设计不仅要考虑换乘效率, 还要考虑当地的社会文化特点。之前我画的图中线条是抽象的, 但当我得到这些当地街道社会生活的研究成果后, 就可以把这些行为模式和结构体系结合在一起, 研究结构体系和空间之间的关系, 最后形成了都市场景 (urban scenario)。

**刘延川:** 第五年是怎么做的呢?

**Kevin Lim:** 第五年是从小尺度做到大尺度。我在研究巴西当地穷人现在住的房子的时候, 发现一些问题, 比如柱子截面很大。因为当地穷人出外做建筑工人, 在他们的印象中, 柱子就是这样的尺寸, 但是他们的房子是建在斜坡上, 大柱子的自重太大, 很容易倾斜, 进而带来危害。

和以前相比, 这一年最大的不同就是希若要求我们必须南美发现适当的材料。我研究竹子的生长轨迹、竹子之间形成的空间, 用Auto CAD画了很多很复杂的图, 这些图不是电脑计算的!

① Oslerma School: 字面意思是“为文地学新证书学校”, 它是美国所有的教育体系中的一个学习阶段, 详见本书148页的前述。

② Dip14: AA采用独特的Unit System (单元课程体系), Dip14即Diploma School编号为1460Unit。

③ Unit: AA所采用独特Unit System (单元课程体系) 中的一个基本单元, 详见本书148页的前述。



图片来源：F48-P51为Kevin S.K. Lim（林瑞光）在AA Diploma School读书时的作业。图片均由Kevin S.K. Lim（林瑞光）提供。

**刘延川：**AA强调逻辑和思维上的严密，这些东西不一定非要用电脑程序来计算，而且咱们读书时的电脑技术还不太强大。我觉得你们做的图这么复杂又这么漂亮，主要因为它是真实信息的汇集。研究的不深入，自己胡乱编造或者特别浅薄的信息变成图纸，肯定不好看。你研究的是活的竹子吗？用还在生长的竹子做房子？

**Kevin Lim：**你说得很对。大多数都是活竹子，我做了很多关于竹子自然生长的形态环境和现状竹子建筑的研究。我项目的起点是从结构开始，考虑结构支撑、结构类型和体系，也和AKT<sup>①</sup>事务所的工程师讨论并做出一些有限元素的分析（finite element analysis studies）。考虑到文化和住宅中人体适应性（residential anthropometrics）的因素，我设计了不同节点，包括重要的结构支撑、楼梯和平台；卫生间的维护墙也是竹子做的，编织密度是变化的，人站起来看出去的隔墙可以通透一点；还用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式的椅子参考做出凹凸的竹子地面。这些都做了一个典型（typical prototype）的模型。

**刘延川：**模型应该很难做，很费时间吧？这些都非常复杂！

**Kevin Lim：**是啊。模型很大，展览时吊在AA Bar<sup>②</sup>的天花上。因为时间不够，所以我只做了一面表皮，这样反而有一个好处，可以从其他面看到里面的结构。

**刘延川：**从你这个模型中能看出来巨大的能量，随便做的模型，根本不可能感受到这种能量！很棒。说回到工作方法，我记得在2001年和2002年，希若的方法是同时从小尺度和大尺度入手，研究微观的组织模式，比如头发丝的结构，把这种模式发展成

prototype<sup>③</sup>，然后开始分析基地，研究programme<sup>④</sup>，最后把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那个时候是这样两头凑起来的吧？

**Kevin Lim：**我觉得那是错误的。那时研究的其实是生物学，就拿头发来说，研究头发的特性，为什么有些头发是直的？头发是怎样生长的？还要研究发根，从头发形态发展到抽象空间组织，可是头发丝跟最后方案没什么直接关系，我觉得这种方法没什么意义，因为什么东西都可以研究。

**刘延川：**确实，任何东西都能研究，我觉得这种方法的意义在于帮你发现你感兴趣的方向。如果你能把你自己喜欢的东西结合到设计中来，至少可以减少日常工作的枯燥感。当然，重要的是找到合适的方法。

**Kevin Lim：**我理解这一点。但是我觉得那种方法好像对一年级或者二年级学生有意义，四年级学生不应该这样做。不能说对头发的研究不对，可是我们应该有目的地去研究，举例来说，鲨鱼皮泳装（Speedo LZR Racer）是研究鲨鱼和水的关系之后开发出来的，只有深入研究鲨鱼皮在水中的性能，再充分利用性能研究中的新发现，用到设计中才有意义。

**刘延川：**这一点我完全赞同。虽然任何事物都能研究，但如果研究方向不作限定的话，最后结果很可能只是个抽象的图形。从头发研究中得到一些形式，如果不考虑尺度，直接拿过来用也不是不行。头发丝很细吧，我可以把它放大到一公里长，反正总能找到使用内容塞进去。如果这么考虑的话，确实比较肤浅，只停在这个阶段确实有很大的问题。

**Kevin Lim：**这种形式是抽象的。抽象是很重要的一种方式，在AA有很多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研究抽象的形式，比如拍一些与设计方案、场地无关的照片，然后用这些照片进行抽象转换。我不太赞同这种做法。哈迪德（Zaha Hadid）以前画的那些图非常抽象，但那种抽象是基于透视观念的形式抽象，表达了空间的流动性，很直接、很清晰，这种也是有意义的。

① AKT ADAMS KARA TAYLOR // Consulting Structural and Civil Engineers的简称，即亚当斯卡拉泰勒结构顾问和民用工程事务所，1997年在伦敦创立。

② AA Bar / AA的酒吧，位于校舍二层。它在学校占有重要地位，详见本书100页至104页的专题文章和228页的讨论。

③ Prototype（原型）详见本书230页的讨论。

④ Programme：可以理解成活动内容，有时也指经过研究而得到将要设计的建筑中需要呈现什么样的活动内容的阶段。这些活动内容不等于功能（function），确定活动内容的过程也完全不同于对功能的研究。



**刘延川：**要对某些可以跟建筑联系更紧密的事物进行抽象研究才有意义，不能随便拿一个东西来抽象。

**Kevin Lim：**我觉得尺度的转换值得去做，把组织机构的关系反映在尺度上也很有意思。库哈斯喜欢把很小的东西放大，进行尺度转换操作。OMA<sup>①</sup>在做波尔图音乐厅（Casa da Musica）和西雅图公共图书馆（the Seattle Public Library）室内设计的时候，把很小的花纹放大成很大的图案，跟原来的尺度相比，放大后的效果和带给人的感受完全不同。我觉得那种方式强调对空间的感知和对周边环境的理解（more to do with spatial sensitivity and contextual understanding）。但在2001—2002年的时候，希若并没有尝试发展更有直接目的的方法，你刚才提到的那种方法可能开始时没问题，但研究到一定程度总要找到一些更强有力的支撑因素才能让设计继续往前走。我觉得到了2003年，他已经试图寻找这些方法了，但在此之前他还没怎么想这些事情。

你刚才说到抽象。我觉得如果真正建造的时候，需要考虑现实条件和构造技术，它们和抽象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达到理想的抽象效果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怎么把理想的效果变成现实，这是一件很难的事。《JA》<sup>②</sup>上有西泽立卫（Ryue Nishizawa）和石上纯也（Junya Ishigami）的一篇对谈，其中就讲到了抽象和真实效果之间的关系。模型或者效果图的抽象效果、没有窗口的干净墙面可能是我们最想要的，但是设计的效果和建成后的效果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很有意思。

不同的人对待抽象有不同的做法。有些著名建筑师，比如柯布西耶的建筑看起来没什么细部，但却有很强烈的效果，能打动人。我觉得他的作品有一种天真的感觉，其实我们在学校的设计也有一种天真的感觉，没有被很多现实因素所影响，这种感觉很珍贵，不应该失去它。妹岛和世（Kazuyo Sejima）的做法是另外一种可能，她的建筑看起来很简单，可是要做到这种简单需要很多细部，对吧？

**刘延川：**你只有做那么多细部才能让建筑的外观看起来这么简单，否则一定达不到这种效果。

**Kevin Lim：**对，所以重要的是怎样从抽象的效果发展到现实状态中你最想要的效果。一般你做的模型做不到1:1。

**刘延川：**有的时候能做到。

**Kevin Lim：**也许一个小亭子可以做到，但一般情况下不太可能。在OMA工作的时候，我们也做很多研究模型，1:100和1:50最常见，有时也做到1:25和1:10。一方面，模型只是一种抽象表达，下一步就是要解决怎么从抽象变成具体建筑的问题；另一方面，模型能让建筑师更进一步深刻地了解空间的抽象形式，也能让他们从新的角度理解一些问题。

回顾在AA的学习经历，我觉得第五年的项目更有趣，因为那时候我们接触到材料了，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开始接近建成的效果。我们不仅仅停留在抽象阶段，而是可以用材料的不同参数形成一种真实的效果。相比起只是设想一些不能实现的效果的做法、研究和掌握材料知识来支持设计更有趣。

**刘延川：**我个人感觉，对于希若来讲，第四年和第五年做的事都很重要，他要逐一解决；对学生来说，如果和你的选择不同，比如第五年去其他unit<sup>③</sup>学习，或者说从第五年才开始进入Dip14<sup>④</sup>，他学到的似乎是两种不同的方法。只有像你这样两年连续学下来，对这两种方法的利弊才能看得比较清楚。

① OMA: Office for Metropolitan Architecture的简称，即大都会建筑事务所。

② 《JA》: Japan Architect的简称，可直译为《日本建筑师》，日本出版的一本建筑类学术刊物。

③ Unit: AA所采用独特Unit System（单元教学体系）中的一个基本单元，详见本书1.6.0章节的讨论。

④ Dip14: AA采用独特的Unit System（单元教学体系），Dip14即Diploma School编号为14的Unit。